

试论大学校园建筑文化的隐性德育功能*

秦红岭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系,北京 100044)

【摘要】 建筑所具有的艺术性以及建筑文化所蕴含的伦理性内涵,使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大学校园建筑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德育课程,通过鲜明体现学校文化品位的校园主体建筑、精心构思的文化景观类建筑、具有亲和力的空间布局以及吸取传统建筑中自觉表现教化功能的优良成果等方面,造就了隐性德育的教育功效。

【关键词】 校园建筑文化;德育;隐性课程

【中图分类号】 TU-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909(2003)04-0113-04

Hidden moral function of campus architectural culture

QIN Hong-l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architecture has the moralization function since it is kind of art and contains ethnic element. As a kind of hidden curriculum, campus architecture realizes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through lively main body architecture which embodying campus cultural taste, carefully designed cultural architectural site, user-friendly layout of interspace, and absorbing the best progen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Key words: campus architecture culture; moral education; hidden curriculum

一、建筑文化与德育的相关性分析

中西观念对于“建筑”的含义或价值有许多形象生动的说法,诸如“建筑是文化的容器”、“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建筑的本质是让人诗意的栖居”^[1]、“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②等等。若从建筑的上述内在意义出发,不把建筑仅视为一种单纯的技术产品或者带有某种艺术价值的物质产品,而把建筑看作一种特殊的人文文化,便不难认识到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教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功能。

首先,建筑所具有的艺术性,使它同绘画、雕塑、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陶冶和品德教育方式。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总是要构造某种风格,并要以其特有的象征性符号或语言及其形成的氛围和环境表达某种“意义”,或者是反映一定的情绪和感受,或者是阐明某种思想和

观念,进而使人们受到感染与教化。而且可以说,建筑是一种最大众化的、甚至被称之为是一种“强迫性”的艺术,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建筑环境之中,无时无刻不在体验建筑,因而具有强迫接受的不可选择性。正因为如此,建筑艺术担负着其他艺术无可替代的审美教育和情感熏陶功能。纵观古今中外的建筑史实,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功能的优秀建筑,莫不以其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它们独特的气质和神韵,使人身临其境,便会感受到一种直叩人心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其次,建筑文化所蕴含的伦理性内涵,使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功能,虽然这种功能有时是抽象而隐性的,但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和忽视的。正如学者赵鑫珊所说:“一座典雅、高贵和气派的建筑,应像晨钟暮鼓那样,它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在提示该城市的广大居民,教他们明白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教他们挺起胸

* [收稿日期]2003-11-20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建筑伦理研究”(SM200310016027)

[作者简介]秦红岭(1966-),女,山西万荣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从事伦理学和建筑文化研究。

来走路,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才是建筑的精神功能。”^[2]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就很重视通过建筑这一“无言的教化者”,来体现并宣扬封建纲常伦理和做人礼仪。无论是宫殿、坛庙、民宅、园林及整个城市的规模和布局,甚至建筑技术方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注重的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级道德观、群体意识及中和精神等伦理思想都得到了深刻体现。

环境行为学和教育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建筑在诱导人的行为、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建筑本质上是“人—(环)境”关系的产物,人们往往通过熟知的建筑获取对环境的认知。建筑环境,无论是单体还是群体,都在其结构、特征和诸多元素细节中包含了特定的信息和内容,它们支持和鼓励某些行为或事件的发生,限制或禁止另一些行为的出现。美国学者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认为,建筑环境是一种非言语的交流途径,他的一项重要推论是:“建筑环境会引导行为范型,建筑环境会提醒人们怎么去活动,怎么去配合,应该做什么。”^[3]现代建筑史上有一个较典型的实例印证了这一推断,这就是美国建筑师山崎实(Yamasaki)设计的得奖作品普鲁艾格(Pruitt Igoe)集合住宅,它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因为原住宅设计中出现了许多黑暗无人的巷道、死角与电梯间等,这就为抢劫、吸毒、强暴等恶行提供了温床,因此,当地政府于1972年3月无奈地将其炸掉。

建筑的精神功能和行为导向功能比较明显地体现在校园建筑文化中。所谓大学校园建筑文化,是指通过校园建筑群体、校园环境、校园内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的人文物质景观等所体现的建筑风格与意蕴、建筑价值与精神及大学人对这些建筑的评价、欣赏、情感依附等文明因素的总和,它是大学整体文化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影响师生情感和品格以及薰染独特文化气质的一个相当微妙而现实的因素。美国学者卡特勒(Cutler)在对1982年以来美国学校建筑的教育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后指出,20世纪的研究结果显示了教育的复杂性(Complexity),即影响教育的因素很多,其间有许多变项,而学校建筑是教育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变项之一^[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学校建筑文化是隐性德育课程的一种,它造就了隐性德育的教育功效^[5]。

关于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美国教育社会学家P·杰克逊(Philip W. Jackson)1968年在其著作《教室生活》(Life in Class-

room)中最先提出,表示学生在学校环境中可以无意识地或非正式地接受某种影响。隐性德育课程即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道德影响的总和,其中校园建筑是学校隐性德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价值教育的道德教育既需要直接的显性课程,同时更需要校园建筑等隐性课程的辅佐。因为道德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培养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要求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系统,并依靠这种环境的暗示性、渗透性、熏陶感染力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产生综合影响。因此,人文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培养离不开作为校园文化重要载体的校园建筑的陶冶。

二、积极发挥校园建筑文化的隐性德育功效

大学校园是一个功能复杂的综合体,校园建筑如果只是注重解决实用功能,还不足以构成优秀的校园建筑。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要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环境,更要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那么,如何才能积极发挥校园建筑文化的隐性德育功效呢?笔者结合一些典型实例,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校园主体建筑应鲜明地体现学校的文化品位和独特的教育理念。

学校文化品位是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主要指由学校的历史传统、人文气象、学术风尚、管理风格、社团生活、景观布置和建筑风格等构成的学校文化环境,它是一所学校最具特色的标志,深刻、稳定地体现了校园群体的共同价值、理想和情操。高格调的学校文化品位因其能够营造出一种和谐而不刺激、存在却不张扬,易于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乐于接受的“润物细无声”的意蕴,加之其持久性、渗透性的特点,所以在学生的道德素质养成中有特殊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说决不比空洞枯燥的道德说教逊色。

校园群体建筑中的主体建筑,如主校门、教学主楼、图书馆、实验楼、科技馆等建筑往往是一个学校文化品位的主要物质载体和历史传统的象征,因而应当具有比其他建筑类型更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先生曾提出用“文、雅、序、活”来概括高品位的学校文化环境,其中“文”体现知识,即一个人置身校园随时随地可以学到新知识,感受到一种科学与人文的气息;“雅”指高雅的格调,它是与粗俗相对立的,表现在学校的建筑与景观布置上就是要给人以美的感受与熏陶^[6]。笔者认为,校园主体建筑尤其应当在“文”与

“雅”上下功夫,使之具有良好的文化品格,从而鲜明地体现学校的文化品位与人文精神。

在欧美,许多大学拥有众多古老的优秀建筑和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现代建筑名作,例如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按其个人风格对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校园的设计与规划、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为普林斯顿大学设计的校园建筑等等。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乔丹(Jordan)在他的开学献词中曾说:“那些长长的连廊和庄重的列柱也将是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四方院中每块石头都能教导人们知道体面和诚实。”^[7]我国大学校园建筑中同样不乏一些陶冶功能较强的优秀作品。例如,作为近现代中国建筑中名作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是经过80多年三次建成的,三个部分浑然天成,体现了清华园一贯的文化品格和特有气质,让人感到厚重而明亮,亲切而不陌生,幽静而又有生气,透出浓郁的学院气派。清华图书馆一直被尊称为大图书馆,在师生的心目中,有着极不寻常的地位。学者资中筠曾经感叹到:“记得当年考大学,发愤非入清华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实实在在的就是那图书馆了。……一进那(大图书馆)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8]可惜的是,在我国大学校园中像清华大学图书馆这样的能够提升人们文化品味的好建筑,并不够多。保罗·谢巴特(Paul Scheerbart)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是建筑的产物。如果我们想提高文化品味的话,就不得不改造我们的建筑。”^[9]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我们想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文化道德素质和审美品味,就必须重视营造良好的校园建筑文化。

第二,在校园内应精心构思一些文化景观类建筑,尤其是纪念性建筑,使之成为师生提高品德修养的生动教科书。

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是比较丰富的,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难怪美国“新文化地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把文化景观列为人类储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三大文本(text)之一^[10]。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包括一些历史性建筑)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正如18世纪法国建筑师杜列(Claude-Nicolas Ledoux)所说:“纪念性建筑的个

性,如同它们的本性一样,是服务于传播和净化道德的。”^[11]

在一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的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园中的历史性建筑、雕塑、纪念碑等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对大学的文化品质、理想追求、历史风格、声望形象具有独特意味的象征作用,甚至成为师生心灵世界的一种庄重之物,它们犹如一本本生动形象的诗篇,默默地向师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与精神追求。据说,清华大学常常有团支部到校园的纪念性建筑前过团日或主题班会,如在“清华英烈纪念碑”前缅怀杨学诚、黄诚、纪毓秀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在爱国诗人闻一多的雕像前,吟诵着诗人充满爱国情怀的诗句——“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学子们的爱国爱校之情便油然而生。

第三,校园规划与建筑空间设计应尽可能创设有利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平等切磋、亲切交往的聚合空间,简单说就是要创造人性的、具有亲和力的空间。

在学校中与教学同等重要的就是人际交往,它对青少年的社会化和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人际交往,实际上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彼此展示自我、学会分享、学会互助,并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这不仅对他们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而且也是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重要手段。因此,对校园规划和建筑而言,空间的设计不仅具有物质意义,同时还具有积极的精神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校园建筑却往往注重建筑实体而忽视空间的重要性,关注建筑的外观远胜于建筑的空间及人在空间中的活动与感受,这显然不符合当代建筑发展(尤其是学校建筑)的总体趋势。当代学校建筑自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建筑师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创立的包豪斯学院开始,便突破了古典主义形式法则的束缚,开创了建筑设计重视人际交流活动和功能的先河。

前面提到的学者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认为,建筑环境的一项重要功能便是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12]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校园建筑在诱导师生进行更多的交流方面,便有一些有益的经验。如美国的伊里诺工学院的校园设计,主要以单廊教室围绕两个风景庭院布置,中心门

厅一侧增设开放式多功能厅,以突出学生在校园的公共交往空间;美国的俄勒冈大学科学中心的设计则将地理、生物、计算所和物理四个系馆借天桥和沿着林荫道构筑的柱廊、庭院融为一体,而且每一系馆都拥有一系列南向采光的社交空间(如门厅、休息厅)。而在日本的许多校园中,可以看到在室内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而在师生过往的道路旁,则适当开拓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滞留环境,这样的环境设计无疑会给师生创造出更多的直接交流机会。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建造一些供师生交流的场所,在花费不多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就可以形成一些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②。

最后,营造现代校园建筑文化还应注意吸取传统建筑中一些自觉表现和强调精神教化功能方面的优良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修养、重教化,这一点也深刻体现在对建筑环境的营造之中。无论是寺庙修行或书院居学讲习,除了在选址上大多依山傍水,“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外,多应用匾额、对联、碑刻或富有寓意的花、草、动物形象的木雕、石雕、砖雕等多种装饰手法,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儒家家训等价值观念与建筑有机结合起来,反映“善美同意”的原则,从而形成强烈的环境氛围和艺术感染力,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尤其是书院建筑,它作为一种具有“讲学、藏书、供祀”等综合功能的传统教育建筑,其“礼乐相成”^③、理性与感性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很值得现代大学校园建筑借鉴。

西方传统宗教建筑尤其是哥特式教堂,非常注重运用特定的建筑技术所构成的垂直向上的建筑形态与光影、色彩、声音等环境因素相互烘托,营造一种神圣与和谐的宗教教育氛围,另外再透过描述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窗与雕塑,更强化了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精神。而反观我们现在的校园建筑,虽然也有一些小品、雕塑、纪念雕像、碑刻等表现校训、校园文化精神,但由于不能恰当运用隐喻的手法表达其设计理念,不注重与整体校园建筑风格的配合,并与校园的其他环境因素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因而容易使其成为一种形式化的“点缀”而弱化其隐性德育功能。因此,校园建筑文化建设要做到充分发挥其教化功能,就应把整体布局与零星点缀协调起来,使实体象征与抽象隐喻相结合,形成一种意象共存、富有人文精神的校园建筑文化。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下).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1188-1204. 参见海德格尔在1951年8月5日给建筑师做的一次题为《筑·居·思》的讲演。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必须认识到身体和精神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因而建筑既要为人们提供栖身之所,也要使人的精神感到有所归属。
- [2] 赵鑫珊. 建筑是首哲理诗[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63.
- [3] 拉普卜特. 建筑环境的意义——非言语交流的途径[M]. 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 89.
- [4] 郑明仁. 大学校园规划整合论[J]. 建筑学报, 2001, (2): 59-64.
- [5] 冀学锋. 试论隐性德育课程与高校德育课程体系构架[J]. 道德与文明, 2002, (1): 56-58.
- [6] 王义道. 大学的文化品位与大学生的文化素质[J]. 高等教育研究, 2000, (1): 47-49. 他提出的“序”指秩序,反映学校生活井井有条,管理规范;“活”则表现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和勇于创新的气氛。
- [7] 陶邗,陈子坚. 人文素质的回归[J]. 新建筑, 2002, (4): 29-32.
- [8] 曾昭奋. 图书馆静悄悄[J]. 读书, 1998, (3): 138.
- [9] 卡斯腾·哈里斯. 建筑的伦理功能[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188.
- [10] 唐晓峰.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J]. 读书, 1996, (11): 63. 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说的另外两个是书写的文本与口头的文本。
- [11] 陈志华. 外国古建筑二十讲[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201.
- [12] 拉普卜特. 建筑环境的意义——非言语交流的途径[M]. 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 62.

〔注释〕

① 《黄帝宅经·序》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住宅不仅是天地之间阴阳之聚集交汇的物质生活场所,而且也是体现人伦关系之准则的空间存在模式。

② 这个问题可参见一些建筑设计专业人士的观点,如《新建筑》2002年第1期以“高校校园规划与设计”为主题的一系列文章。

③ 例如,书院建筑中讲堂、斋舍、藏书楼等作为教学场所,一般都按中轴对称布局来体现封建礼仪秩序,祭祀建筑也必须根据被纪念对象地位的高低、按照礼制来排列。而作为书院师生休息和陶冶性情的庭院绿化、园林景观则体现“乐之和”的审美意义。

(责任编辑:欧阳雪梅)